

張元濟編著

中華民族的人格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張元濟編著

中
華
民
族
的
人
格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渝第五版

(95473渝熟)

中華民族的人格一冊

渝版熟料紙

每冊定價國幣柒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版權所
翻印必究

編著者

張元濟

發行人

王雲五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
各地

編書的本意

孔聖人說：「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生以成仁。」孟子子說：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謂大丈夫。」這幾句話，都是造成我中華民族的人格的名言。

我們良心上覺得應該做的，照着去做，這便是仁。爲什麼又會有求生害仁的人呢？爲的是見了富貴，去營求牠；處在貧賤，去避免牠；遇着威武，去服從牠；看得自己的身體越重，人們本來的良心，就不免漸漸地消亡。貪賊枉法，也不妨；犯上作亂，也不妨；甚至於通敵賣國，也可以掩住自己的良心做起來。只要搶得到富貴，免得掉貧賤，倘然再有些外來的威武，加在他身上，那更什麼都可以不管了。

有了這等人，傳染開去，不知不覺受他的引誘，這個民族，必定要墮落，在世界上是不容存在的啊！

我們古來的聖賢，都有很好的格言，指導我們，在書本上，也有不少的家傑，可以做我們的模範。

我現在舉出這十幾位，並不是什麼演義彈詞裏妝點出來的，都是出在最有名的人人必讀的書本裏。他們的境遇不同，地位不同，舉動也不同，但是都能夠表現出一種至高無上的人格。有的

是爲盡職，有的是爲知恥，有的是爲報恩，有的是爲復仇，歸根結果，都做到殺身成仁，孟夫子說是大丈夫，孔聖人說是志士仁人，一個個都毫無愧色。

這些人都生在二千多年以前，可見得中華民族本來的人格，是很高尚的。只要謹守着我們先民的榜樣，保全着我們固有的精神，我中華民族，不怕沒有復興的一日！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

作者自白

讀者須知

一、本書的材料，從左傳採來的兩篇，戰國策一篇，史記裏五篇。

二、原書上所載的事實，有很嚴重的，也有很難了解的，在這些地方，間或酌量刪去，但是只有刪節，沒有改動。

三、各書上原來的文字，多是很高古的，爲便利讀者起見，一律翻做了白話。

四、翻白話時，很注意原來的意思，使牠兩面可以對得起來。上層排的是原文，下層是翻的白話，上下對看，學生們可以藉這通俗文，貫通到古代的美文。

五、原文有難於明白的，仍舊附入本書的原注，有時也將原注翻做白話，或參加私人的意見，附注在譯文的後面。

目錄

一	公孫杵圖	程嬰	節錄史記
二	伍尙		節錄左傳
三	子路		節錄左傳
四	豫讓		錄史記
五	聶政	聶榮	錄史記
六	荊軻	田光	邊戰國策
七	田橫	二客	節錄史記
八	賈高		節錄史記

中華民族的人格

一 公孫杵臼

程嬰

節錄史記

此爲民國紀元前二千五百十年至二千四百九十年間之事

晉景公時而趙盾卒。諡爲宣孟。子朔嗣。：

晉國君景公繼位之後，大臣趙盾亡故。國君給他身後的一個美名，稱做宣孟。他兒子名朔，承襲了他的職位。

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。

趙朔的夫人，娶的是前君成公的阿姊。

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。

晉國有個權臣，官拜大夫，姓屠岸，名賈，常常想要誅滅趙氏。

一 公孫杵臼 程嬰

大夫韓厥告趙朔，趣亡。朔不肯，曰：「子必不絕趙祀，朔死不恨。」韓厥許諾，稱疾不出。

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，殺趙朔、趙同、趙括、趙嬰齊，皆滅其族。

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，走公宮匿。趙朔客曰公孫杵臼，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：「胡不死？」程嬰曰：「朔之

屠岸賈，是靈公的寵臣和趙盾不對。說靈公被殺，是他的主張；所以要和他為難。

晉國的世家，趙氏之外，還有韓氏。那時韓氏在朝的是韓厥，他知道屠岸賈的奸謀，便去告知趙朔，勸他逃往他方。趙朔不以為然，對韓厥道：「我相信你一定能使我的香火，不至斷絕，我在九泉之下，也沒有什麼遺憾了！」韓厥一口擔承，回家後，就此託病，杜門不出。

屠岸賈十分專橫，並不稟明國君，逕自會同諸將，帶了兵隊，到下宮地方，攻打趙氏。趙氏抵禦不住，趙朔首先被害，還有趙同、趙括、趙嬰齊等輩，也一同殉了難。趙氏幾乎全家滅亡。

下宮，是地名，大約是趙氏佳家的地方。史記考證說，趙同、趙括不是在這時候死的，很疑太史公筆下錯誤；但是我們引用史記，只能照着他說。

趙厥夫人，是前君成公的阿姊，懷孕在身，從家中逃難出來，躲到宮內。趙朔有個門客，姓公孫，名杵臼；他的同事程嬰，和趙朔更是深交；出了事後，兩下見面，公孫杵臼問道：「這不是我們應該死的時候麼？還等待什麼！」程嬰道：「趙夫人有孕在身；他家還好，生的是男，我預備替他効力；若是女呢，我也不戀著這世界了！」沒有好

婦有遺腹，若幸而男，吾寧之；卽女也，吾徐死耳！」居無何，而胡婦免身生男。

屠岸賈聞之，索於宮中。夫人置兒絝中，祝曰：「趙宗滅乎！若號！卽不滅，若無聲！」及索兒，竟無聲。

已脫。程嬰謂公孫杵臼曰：「今一案不得，後必且復索之，奈何！」公孫杵臼曰：「立孤與死，孰難？」程嬰曰：「死易，立孤難耳！」

久，趙夫人果然生下一個男孩。

屠岸賈得信，就傳令要到國君宮內搜查。趙夫人手忙腳亂，急得將他的孩兒，藏在褲內，默默地禱祝道：「趙氏真要滅門，只得聽你哭了；若還不至於此，你就要作聲！」後來搜查的人到來，居然十分安靜。

上層褲字，是袴字的古體，褲字又是袴字的俗寫。

這總算逃過了。程嬰覺得不妥，找着公孫杵臼和他商議道：「這一次搜查，幸而無事，倘若兩次三次，接連起來，如何是好！」公孫杵臼道：「撫孤成立，和舍生就義，兩件事，那一件比較難些？」程嬰道：「死是容易的；這孤兒要他成立，卻是很難！」公孫杵臼道：「宣孟公在日，待你很好，這件難的，請你擔承；我就揀那容易的做罷；我先告辭了。」

公孫杵曰：「趙氏先君遇子厚，子彊爲其難者；吾爲其易者，請先死！」

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，衣以文葆，匿山中。程嬰出，謬謂諸將軍曰：「嬰不肖，不能立趙孤；誰能與我千金，吾告趙氏孤處。」諸將皆喜，許之。

史記原注：集解，徐廣曰：

「小兒殺曰保。」

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曰。杵曰謬曰：「小人哉程嬰！昔下宮之難，

二人定下密計，先向別處覓到一個初生的嬰孩，公孫杵曰把他背在背上，外面罩上一條很華麗的小被，去躲在山裏。程嬰假裝着到屠岸賈的軍部去告密，見了諸將道：「我是不中用的人，不會替趙氏做那撫孤的事情；那個給我千金，我便將那小孩的住處奉告。」諸將聽了，個個都十分高興，立刻答應了他。

隨即點齊兵隊，就叫程嬰帶路，進入山口，曲曲折折，居然找着公孫杵曰。公孫杵曰一見，便假意大罵道：「程嬰啊！你真是個小人！當日趙氏遭難，你只顧自己逃生；後來和我商量，要保全趙氏的骨肉，

不能死，與我謀匿趙氏孤兒。今又賣我，縱不能立，而忍賣之乎？」抱兒呼曰：「天乎！天乎！趙氏孤兒何罪！請活之！獨殺杵臼可也。」諸將不許，遂殺杵臼與孤兒。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，皆喜。

然趙氏真孤乃反在，程嬰卒與俱匿山中，居十五年。

晉景公疾，卜之，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。景公問韓厥。厥知趙孤在，

我也很相信你；想不到你竟舉我出賣；這小小的孩兒，就算不能扶助他，你也忍心賣他麼？」雙手抱着那嬰兒喊道：「皇天吓！皇天吓！可憐這剛出世的孩兒，有什麼罪孽！我情願替他；請諸位留他一條命罷！」再三哀求，諸將只當沒有聽見，一聲號令，老的幼的，同時畢命。諸將心中，都以爲趙家血脈，真個從此斷絕。收了兵隊，一路歡呼而去。

那知道趙氏真正的孤兒，還在人間，程嬰終究帶了他逃走，躲在深山之中，不知不覺，一直到他十五歲了。

晉國君景公忽然得了一場大病，派人去卜問得病的原由；卜出卦來，說是晉國有過大功業的亡人，不能稱意，在暗中作弄。景公信以爲真。恰好問到韓厥；他是知道趙氏孤兒的蹤跡，便說道：「晉國從前

乃曰：「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，其趙氏乎？」

景公問趙尙有後子孫乎？韓厥具以實告。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，召而匿之宮中。

諸將入問疾；景公因韓厥之衆，以脅諸將而見趙孤，趙孤名曰武。諸將不得已，乃曰：「昔下宮之難，屠岸賈爲之，矯以君命，並命羣臣。非然，孰敢作難？微君之疾，羣臣固且請立趙後；今君有命，羣

有過大功業，現在沒有人祭享的，恐怕只有趙氏吧！」

古人迷信很深，有病就疑有鬼；卜，就是探問鬼的情形。爲衆，是指有鬼在暗中作弄。

景公問道：「趙氏還有後裔麼？」韓厥趁勢，將實在情形陳說一番；景公也覺得很對不起趙家，就和他定計，將那孤兒立爲趙氏之後，私下找他回來，養在宮內。

有一天，諸將要進宮問病；景公得信，暗中叫韓厥埋伏下許多人；諸將到來，景公仗着韓厥的聲勢，鎮壓着諸將；一面叫趙氏孤兒出來，宣布他的名字是武，是趙氏遺下真正的孤兒。諸將無可奈何，只得同聲啓奏道：「以前下宮之事，都是屠岸賈一人所做的；他假傳君命，強迫着衆臣依從。要不是他，那個敢闖這大禍？就是國君沒有因病卜出的卦象，臣等本來也要請替趙氏立後；國君既然吩咐，臣等無不遵從。」

臣之願也。」

於是召趙武程嬰，徧拜諸將，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，滅其族；復與趙武田邑如故。

及趙武冠，爲成人，程嬰乃辭諸大夫，謂趙武曰：「昔下宮之難，皆能死，我非不能死，我思立趙氏之後。今趙武既立，爲成人，復故位，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。」趙武啼泣，頓首，固請曰：「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，而子忍去我死

景公聽罷，就喚趙武程嬰過來，見過諸將，一一行禮。當下派他二人，隨同諸將，帶了兵隊，前去屠岸賈家，將他擊下，合門處死。同時將以前充了公的趙氏受封的田邑，發還給趙武；一切恢復原狀。

過了幾年，趙武已經及歲，舉行冠禮。事畢，程嬰立起來，和趙氏衆家臣作別；又對趙武說道：「以前奸臣作亂，圍困下宮，我們主公殉了難，同事死的也很不少，我那時不是貪生，不過要想保存趙氏的一脈。現在趙武奉了國君之命，立爲趙氏之後，年紀已經長成，又復了原來的職位，我要到地下報與宣孟公和故人公孫杵臼知道。」趙武聞言大哭，跑在地上磕頭，再三求他道：「我趙武預備盡我一身的精力，有一日，報答你一日，你怎忍拋撇了我去尋死呢？」程嬰道：「我不能奉命了！公孫先生把你交付於我，他信得過我，必能成功，很放心的先我而死；現在我不去報知他，他一定疑心我這事做不成，如何對得起他呢？」正在難分難解之際，猝不及防，他竟拔刀自殺，一道英魂，渺渺茫茫，和公孫杵臼相見去了。

乎？」程嬰曰：「不可！彼以我爲能成事，故先我死；今我不報，是以我事爲不成。」遂自殺。

批評

古代男子到了二十歲，要舉行加冠之禮，表示已經成立，與童子不同。

趙朔死後，屠岸賈的權勢，越發浩大，若沒有他二人，趙氏的遺腹子，一定是不能保全的。

就是他二人盡心竭力，去保護這孩子，屠岸賈老奸巨猾，無論怎樣的躲避，總逃不出他的手掌，結果也是同歸於盡。單單找一個小孩做替身，去獻給他，他那裏會相信，拿自己的性命去陪他，做得十分像，或者可以瞞得過；但是他二人誰是先死，這又是一個問題。

程嬰說，「死易立孤難。」立孤固然是很難，但是死之一字，也談何容易。

公孫杵臼肯陪著假遺腹子去死，還算壯烈的舉動，豈是尋常人所能做到的呢？

程嬰擔任立孤，後來趙武成立，這件事，總算成功；可以對得住趙氏父子，也可以對得住公孫杵臼了。然而這是尋常人的思想，不是英雄的自由。

程嬰臨死，說是要到地下去報知他的故主和老友；這不過是一種託詞；其實是表明對朋友沒有絲毫取巧的意圖。
公孫杵臼的死，是死於忠；程嬰的死，是死於信。

二 伍奢

節錄左傳（昭公二十年）

此爲民國紀元前二千四百三十三年間之事

費無極言於楚子曰：「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。」

楚國的奸臣費無極，一天對他國王說道：「太子和伍奢謀反，不久要在方城之外舉事了。」

楚，是春秋時代的國名，他的國都，在現今湖北省江陵縣地方；國君受封的是子爵。

那時國君是平王，他的太子名建，他用伍奢做太傅，費無極做少傅，去教導太子。伍奢爲人，很正派，忠於太子；費無極卻和他相反，常常要說太子的壞話。

王聽伍奢。

國王聽了他的話，就把伍奢拘禁起來。

無極曰：「奢之子材，若在吳，必憂楚國；盍以免其父召之？彼仁，必來。不然，將爲患。」王使人召之曰：

費無極還不肯罷休，又向國王說道：「伍奢的兩個孩兒，都很能幹，倘然到了吳國去，我們一定不得安寧；莫若趁此機會，藉釋放他父親的罪爲名，叫他回來。他們心地很好，必定肯聽的。若不是這樣辦，免不掉是我們國家的一個大害。」楚王聽罷，就派人傳知伍氏兩兒道：「快快回來！我赦免你父親的罪！」